

賭經

陳建章

新十三經

國華書局印行

新 十 三 經

滑稽
叢書

新十三經第二集分目

賭經

樗蒲小史

麻雀一席談

撲克要訣

分
目

叢書

新十三經第二集

賭經

微易經乾卦

觀濤生

新 十 三 經

賭有損無益。初九接龍勿會。九二小兒接龍怕見大人。九
三家中不時賭。手癢甚。猶无咎。九四或合親友有小咎。九
五出入賭場。喜狎賭友。上九輸錢不悔。用九入賭局。縮手吉。
彖曰。險哉賭乎。不慎其始。乃傾家。呼盧喝雉。疲精勞神。天亮勿
歇。終日不休。幾以賭博爲營生。賭有變化。其幻莫測。莊家屢和。必
大贏。然非素習。烏能勝人。彖曰。賭心熟。君子懼家私剝絕。接
龍勿會。未入門也。怕見大人。知歛迹也。不時賭。提興致也。

第二編 賭經

或合親友。癖難煞也。出入賭場。大出手也。輸錢不悔。甘敗其家也。用九。敗子及早回頭也。文言曰。喫者貪口腹也。着者繃場面也。嫖者拚性命也。賭者敗家業也。君子慎食所以衛生。敝衣所以惜物。遠色所以節慾。戒賭所以保家。君子行此四德者。是以能無憂無懼。初九曰。接龍勿會。何謂也。對曰。龍德而隱者也。但聞其名。不見其形。欲接不能。不接亦不氣悶。任意接之人。皆笑之。覩覩而不敢接。知止也。九二曰。小兒接龍。怕見大人。何謂也。對曰。童蒙須養正者也。天性未漓。良知猶在。爛漫存其真。欲賭而勿敢。習惡而懼。易曰。小兒接龍。怕見大人。知機也。九三曰。家中不時賭。賭手癢甚。猶无咎。何謂也。對曰。人患耳濡目染。耳濡所由

動心也。脾響眼睛亮，所由入穀也。三人缺一，暫湊數也。兩人相合，雖負不多也。果能又四圈而就歇，輸幾錢而卽退，則脾局雖有時手癢，亦可无咎矣。九四曰：或合親友，有小咎，何謂也？對曰：親戚往來，非爲嬉也。朋友周旋，非好玩也。賭博合及親友，賭有癖矣。故爲小咎。九五曰：出入賭場，喜狎賭友，何謂也？對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近朱赤，近墨黑。芝蘭香，鮑魚臭。賭場入而賭友聚，翻天印者，偕來倒脫靴者，咸集，皆想贏其錢也。上九曰：輸錢不悔，何謂也？對曰：紈袴子弟，罔識艱難，用財如泥沙而弗惜，是以輸而不悔也。接龍勿會上也。小兒接龍嬉戲也。不時賭賭解悶也。或合親友心熱也。出入賭場敗兆也。輸錢不悔，願破產也。入局縮手，猛回

經 賭 編 二 第

頭也。接龍勿會。賭不內行。小兒接龍。游戲逢場。不時賭。賭輸贏。靡常。或合親友。賭已成癖。出入賭場。已失其人格。輸錢不悔。傾家室。入局縮手。大有見識。嗜賭者。終遭損者也。知無益。善悟也。賭鬼例以獲勝。誘賭客。不羨其勝。智矣哉。險哉。賭乎。一擲百萬。敗家私也。卜晝卜夜。費光陰也。神搖目眩。耗精血也。親怒妻怨。家不和也。君子以正務爲重。博奕非正務也。賭之爲事也。負不甘休。勝不許停。是以君子弗賭也。童子學以智之。操以強之。毬以樂之。毬以娛之。經曰。小兒接龍。怕見大人知機也。九三。錢財不外溢。勝固可欣。負亦可喜。故戒賭爲之賢乎已。手癢先咎也。九四。欲賭無伴。上合其長。下合其幼。中合平輩。則惑矣。惑之者。迷之也。

故有小咎。夫賭鬼者。以牌九爲生涯。以挖花爲行業。以麻雀爲事務。以撲克爲其性命。拋家室而弗顧。舍骨肉而勿問。家且弗顧。而況于業乎。況于衣食乎。賭之于輸也。可小而不可大。可少而不可多。可暫而不可常。其唯智者乎。量大小多少而不願常輸者。其唯智者乎。

經 賭 編 二 第

賭
經

六

擣蒲小史

●地虎毒計

地虎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名但綽號地虎積久相安遂成爲固有之名詞焉當其出入賭場也一擲萬金毫無吝色雖富豪子弟亦鮮及者某日諸財星聚於月樓以撲克爲戲地虎偵知之乃乘博興方豪之際突然闖入諸人冥然罔覺約片時某君大敗地虎從旁助言約三四次稍有轉機先勝者大怒曰誰要爾替人捉刀旁視地虎皆不相識復罵曰此禁地誰命爾來地虎笑曰我奉政府命捕賭旣入此間知諸公皆財政界偉人故含默不言耳語未終卽出政府委任狀示之意氣洋洋頗覺自得諸人知不可推諉乃強地虎入局又片時地虎大敗掃興而去次日諸人家中各得一請帖約往

第 二 編 賭 經

花姑家小酌。花姑者吳中之名妓也。諸人按時而往周旋。其間者唯二三垂髻之幼妓。殷勤觀客茶酒。互進諸人。莫名其妙。堅訊花姑。房侍曰：少頃卽至。歷時良久。仍無片影。一人首言曰：主人何以不至。房侍答如前。於時皎月當空。清風習習。雲峯斂火。半孕奇姿。諸客掀簾賞玩。渾忘辰序。幼妓輩剖瓜獻李。暗以媚波相勾引。迨夜已三更。星河乍晦。突焉人聲鼎沸。簾波四動。房侍呼曰：虎爺及花姑至矣。諸客方起立。地虎左携花姑。右携翠姑。向諸客前道歉。一客曰：君享其二令人妬煞。虎爺卽牽翠姑與之。且言曰：此人深於內媚。可委身焉。又一客曰：我輩向隅。其妬更復如何。地虎乃舉花姑以獻。且紹介箇中翹楚爲諸客各擇一佳麗。已則另就幼妓中之最穉者引爲膩友。笑言曰：吾樂與小先生戲。不樂與尖先生戲。羣妓以手擊其肩曰：刻薄鬼。虎爺含笑請諸客入座。筵宴間。又議及撲克事。衆猶未贊一辭。各妓從旁聳之。乃定。

倉皇罷筵紛紛入局互戰百餘次地虎勝負絕不形諸辭色且間索諸妓笑以助豪情天微明籌算贏者則虎爺已身纏十萬矣諸客擬再戰虎爺眉語花姑花姑點首次局未開忽有人來請虎爺泣陳家中被盜狀虎爺謂諸人曰此時心緒已亂明夜再臨可乎匆匆興辭而去諸妓各携一客入帷日午未起說者謂地虎之色陣即撮金之基礎其設計可謂毒矣（季子）

●劉四慘史

塘山劉四者某鹽商之子也擁貲千萬睥睨一切嬌藏金屋粉黛充陳珠履三千客逾郭孟酒食微逐咄嗟百筵富有之雄殆帝王弗逮也惟性好博奕呼盧喝雉習爲故例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雙六聲雀戰聲撲克聲時與更籌相倡和乃天不助美劉四之囊金漸轉移於他橐其始也忍利貸借敷衍一時其繼也典質田產藉償宿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彼鹽商汗血之吝金已

第二編 賭 經

完全非復已有。然劉四餘興猶豪。樽中酒盈。座上客滿。尙未露乞丐相也。又久之。劉四身不能支。乃貸其美妾得金五千。仍持往博局中。三五小時。白錠皆不翼而飛。劉四欲白戰。衆阻之。劉四曰。我明日交款。預賭五千元。何如。衆笑曰。賭空頭錢。誰也不願。劉四向相識者貸金一萬。所得志氣沮喪。惘惘如有所失。方擬回舍。忽擲骨聲震耳。劉四斜矚之。見一美少年新獲勝利。又生羨心。將行之足痕。遂跂踞而不進。良久復向貸家者婉陳。以嬌妻作抵。暫借三千貸金者曰。誰肯以三千元買一銷錢坑。搖首不顧。劉四計無所施。惟嘆息而已。再逾時。某富豪大敗。凡入局者無不利。市三倍。劉四舊技復癢。且洞觀機會。尤覺不可稍縱。乃以髮妻抵千元。忻然入局。四五合。劉四頗獲勝利。一班茶侍獻茗。獻烟。絡繹不絕。四爺之聲浪震動房宇。少選更博巨金。乞賞者叩頭獻媚者。繞膝卽劉四。自視亦以爲南而王弗及也。諸博徒更作諛詞。

以頌之。劉四興尤高。命賜諸人酒。食廚役應命而至。按人先送羹湯。少間。劉四命設筵。諸博徒皆欣然。伸謝。時有美妓爲某富豪所携。猝覩劉四。卽送媚波。眉電傳情。令人忘醉。劉四不問誰何。逕呼之來前。擁於膝上。欲吻其薌澤。妓笑曰。今夜過我。何如。劉四許之。媚語交作。賭興亦酣。未一時。劉四手中存鈔囊復空空如也。劉四方欲擲色。博徒曰。請劉四先示鈔數。然後喝采。劉四空手無以應。正遲延間。忽索酒食。錢者強迫於側。不肯稍去。劉四回視美妓。已向他人送暖矣。氣忿交作。乃罵曰。劉四非騙人者。何相偈之甚。言未終。諸博徒命侍者持杖逐之。扑鞭所及。膚爲之裂。劉四忍痛旋家。甫及門。一無所覩。呼妻不應。呼女亦不應。叩之隣舍。方悉。夜半時有多數無賴。強牽其妻女登車而去。問其方向。則云向北。劉四持燈四照房中。破竈及舊衣均被小偷竊去。室內空空。雖立錐亦無有。乃決計自盡。馳赴溪邊。跳入水中。沉浮上下。

經 賭 編 二 第

苦不得死。無何一老僧步行其側。牽之起。脫其溼衣。被以僧袍。詰問其故。劉四悲哽。不能答。良久始述賭負事。老僧曰。汝能戒賭。我必使爾小勝半生衣食。可以無憂也。劉四跪陳悔狀。老僧扶之起。另給與百金。作爲賞本。約其偕往赴賭局。諸人皆阻之。劉四出百金於案。衆乃許可。未一時。劉四贏千金。老僧強之去。出門。老僧謂之曰。汝命只有此數。何可取盈。老僧去。劉四歸家中。夜不能成寐。天微明。即推枕而起。終日家居。旋轉如磨。茶既不思。飯亦不食。對鏡自語。忽又大笑。旁觀者真不知其何故。入夜靜坐。移時似有人呼喚聲。開門視之。了無所見。又默坐。忽聞有呼么聲。隨風而至。審其聲浪。若甚明晰。劉四不暇往顧。閉目沉思。起視牀頭。千金猶在。笑曰。汝竟爲我所有乎。玩弄不釋手。又少許。間突將千金纏於腰間。出門自去。天未曙。老僧之廟後有哭者。聲甚淒楚。老僧命一人往觀。則見一身無片縷之箇男兒。懸首於枝間。急

解其帶負之入。內老僧細審其狀。卽賭負求死之劉四也。大驚窮詰。始末始陳再負事。老僧憐之。仍令繼續重博。但不得過五百金。劉四曰。我如得五百金。以作生活貲。本偷有再賭者。鬼神殛我。老僧與以母金。果未一時。竟獲如數。方擬繼行再戰。奈老僧已命人侍側監視其行動。劉四寂然歸去。未五日。又泣訴於老僧。老僧曰。神明可畏。邱壑難盈。汝旣欲之。將奈何。劉四伏地不起。老僧曰。我焚一草稿。汝冒烟而行。偷得其道。則百萬黃金可立致也。劉四遵其教。衝烟直行。不辨東西。任足狂奔。忽墮於水中。而歿。數日間。屍浮水面。無人取殮。某茶侍傷其遇。因贈金一元。作葬費。夫以勢燄噴天之劉四。竟藁葬於荒烟蔓草中矣。噫。賭之爲害。可不懼哉。（季子）

●賭鬼

吳文彬者。世俗之所謂賭鬼也。心有叵測。不可方物。操術之王。又爲羣輩所

不及一擲千金。無不如志。彼新出世之執綽子弟。正合其鼎俎之資料。核其生平。陷害者。殆不可勝計。某日。桃林王公子。挾其彈雀之絕技。馳騁於野田。草露間。意氣洋洋。頗自得也。文彬追隨其後。亦以獵獸爲名。暗競獲品。徵逐頗豪。少頃。相值於酒食店中。文彬陳其獵品。縱人觀覽。王公子亦如之。文彬另出一珍品。口講指畫。標示於衆。王公子自愧弗如。然心頗妬之。陰囑從者伺於夾道。欲得而甘心焉。文彬覩王公子狀。卽舉珍品贈之。王公子謙讓再三。始受之。公子去。文彬易裝潛歸。故廬夾道之計。竟未得售。三日。公子招文彬宴。欣然從之。入門。文彬卽託病。使公子不加防範。偶如廁。覩廁壁後。甲士十餘輩。皆準備武裝。從事者。文彬悟不返席。踰垣而逸。比公子追索。則已鴻門間走矣。文彬知其忌已。乃獻一美姬。以博歡。自此厭後。釋干戈而敦玉帛。遂成爲莫逆之交也。文彬計旣售。終日播弄。引君入甕。未半年。素不愛賭之。

王公子亦居然博興豪邁矣。當是時春風和藹郊外野卉別饒清趣好鳥爭媚飛舞枝頭一班貴顯王侯爭事彈雀鷗從之盛殆無倫擬王公子方擬競技李文彬多方阻止伎不得伸諸貴顯過訪王公子問以爽約罪文彬從旁代答辨論如河諸貴顯皆驚其才未幾公子置酒留諸貴顯小酌筵終諸人不知何故均入雀戰之塲白板紅中飛來如響文彬左右應對竟攫取重金而去次日再戰再敗公子亦喪貲十萬文彬貪慾未饜更設種種詐局以吸取青年之膏血未一年累家千萬田宅之盛甲於王宮某公子受害尤烈募刺客徐牛要而殺之於道既死之後人有經其地者時聆聚賭聲擲錢聲紛然震於耳往尋其異一無所覩某夕日影啣山柳痕乍亂雲昏欲雨半露電波王公子之侍者忽見文彬步行柳下猶口呼么六不止侍者喚之不應歸述其事於西歐某哲學家哲學家曰人死最終之一念恆起神經之作用文